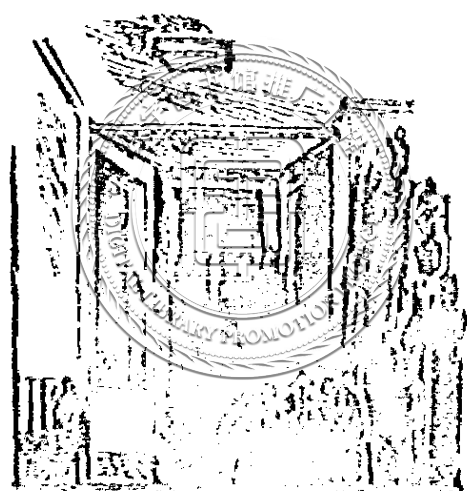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世戲劇選

歐陽予倩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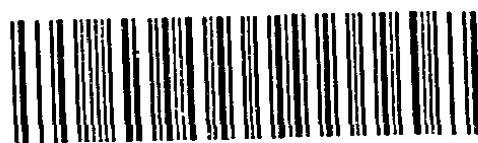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一流書店印行

854.6
424.2
2

近代戲劇選

歐陽予倩著



3 0614 2497 8

上海一流書店刊行

A 211008



序

這些年來盛行於全國各地的舞台話劇，如果一問它的發展史，實在是「戲劇運動」所引起來的。當時，以竭力提倡「易卜生主義的劇本在國內受着盛大的歡迎於是社會問題劇乃跟着「新潮」而先流行於一時。

跟着時代的進展，漸漸覺得這種專事扮演社會問題的戲劇，太淺薄了，太沒有文藝的價值和趣味了。於是爲藝術的戲劇乃應時而起。這時候的許多戲劇團體，可以說全是爲純粹的藝術而努力的。

最近幾年來，民族命運受到了高壓把我們從象牙之塔趕到十字街頭，從前迷戀於藝術的王宮的戲劇家，這時都如大夢初醒，都覺得無家可歸。於

是，我們劇壇的作風乃又一變。很明顯的：由頹廢變爲激昂，由少數人的觀念變爲大衆的意識，由虛幻的天堂走到實際的人生來了。

以上是略談現代劇壇的傾向及變遷，下面我們來介紹幾位重要的劇作家及其作品。由漢，爲現代中國劇壇最露光芒的人物。他對戲劇的努力，始終不懈。南國社的倡設與經營，完全是田氏一人之力在撐持着。他的思想，最初是偏於唯美主義個人主義與浪漫主義；自一九二九年以後，即一變而爲新寫實主義的作家。熊佛西，如其說田漢是南方劇壇的權威，則熊氏便是北方劇壇的泰斗了。他對於戲劇的研究很深，著有佛西論劇。他主張劇本必須合乎「可讀可演」的兩個條件。洪深，他是一位劇作家，導演兼演員。他對於戲劇與電影都有研究。在南國社，復旦劇社，他都是重要的一員。最初以導演

他自己所編譯的名劇少奶奶的扇子所得名的丁西林，丁氏原是一位科學家，不是以戲劇爲專業的。然而他實在是一位天才的劇作家。文字流暢而有風趣，對話巧妙而尖新，全局的結構異常緊湊，不僅適宜於讀，也適宜於演。此外歐陽予倩郭沫若顧一樵鄭伯奇四位，也是有名的中國第一流戲劇作家文學家。

本集所選，雖只八篇，却都是精選出來的珍貴之作，可作劇本讀，亦可作文藝讀。附錄二篇，提示對於演劇及作劇的重要意見，對於初步研究戲劇的讀者，是很有益處的。

編者（序於上海）

一個沒有登記的

人物

黃天利 在偵緝隊服務

向慧女士 從事祕密工作。

歐明 從事祕密工作。

地點 北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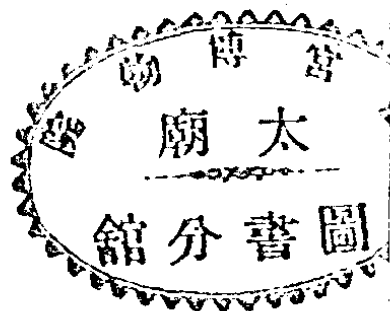
時代 若干年前。

佈景

一間平平常常的屋子。從右牆到後牆擺着一排黑漆的書架，有五六個之多，人一樣高上面的書籍和雜誌並不多，摺得却非常凌亂。報紙到處都是。後牆書架的盡頭，是一張長方書桌。桌燈以及一切文具，應有盡有。書桌背面向外的斜角。對着一張沙發



李健吾



椅子另外一張沙發椅子，在右牆未一個書架（上面放着一座無線電）前面，旁邊有一張小几。放着茶具烟具。書桌正面對着一張轉椅。在後牆和左牆之間，是一個字紙簾。靠着左牆是一張長方小桌，上面也是文具紙張，還有一架桌機。小桌過去有一個衣帽架，掛着一件夾女大衣。往前是門。春天一個下午，五點鐘左右。

向慧女士坐在轉椅上，低頭寫着什麼東西。桌機忽然響了起來。她扔下鋼筆，跑到小桌前面，拿起耳機。

向

喂！喂！（鈴總在響）喂！喂！（鈴不響了）你是誰？什麼？不好啦？趕快逃什麼？（急）什麼？說呀！沒有聲音了！（搖動耳機）一點也不響了！多怪事！

（她站着發楞。）

（她奔到書桌前面打開抽屜，預備翻揀重要的文件。）

（有人叩門。）

（她把文件重新塞進抽屜，急忙跑來拿起大衣。然後，定了定神，她一壁穿大衣，一壁

退向右牆末一個書架。忽然她瞥見書桌上面方才寫的東西，跑過去抄在手心，塞進大衣口袋，她重新跑向右牆末一個書架。

（但是門推開，有人進來了。這是黃天利。）

黃（站在門口，鞠躬。）對不住，向小姐。我以為裏頭沒有人，所以就斗胆進來了。（觀察）你預備出門？

向（遲疑）是的。

黃（向前）你一定要原諒我向小姐。我打攪了你。讓我來幫你把大衣穿上。

向謝謝你。我會穿。

黃那就好。我是看見你對着我出神，忘了穿大衣，所以才敢說那句話的。向小姐住在這兒嗎？（不見回答）不會的。這不像一間繡房——女人的臥室。怎麼！你才接電話來的？（走近小桌）可不是，真對不住你，向小姐。（鞠躬）我打攪了你接電話。你接好了，我在一旁沒有關係的。

向 謝謝你，我用不着接。

黃 （拿起扔在桌上的耳機）怎麼壞了！

向 壞了。

黃 有人剪斷了電話線！

向 （向前）你怎麼知道？

黃 （指着耳機）這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，跟一個死東西一樣。奇怪！剪線做什麼呢？

向 我也正在納悶。

黃 那麼，你方才接電話來的？（不見答理）說着話，纔忽然斷了，是不是？

向 我奇怪你是什麼人，這樣來來回回地問我。

黃 （賠罪）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我不過隨便問問，一點沒有要你回答的意思。回答不

回答，完全在你。

向 你先生貴姓？找誰來的？



黃 這半天我就沒有想到通名報姓，實在是糊塗。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我姓黃，叫做天利。

向 （毫無印象）噢！黃先生找誰嗎？

黃 我來看看這兒的主人，看樣子，他不在家。向小姐也是看他來的，是不是？

向 （點頭）是的。

黃 你跟他是老朋友，我想。你方才要脫大衣等他來的，不是嗎？你一定曉得他馬上就要

回來。要是可以的話，我陪你一同等他回來。

向 我不曉得他回不回來。我方才是穿大衣，不是脫大衣，你弄錯了。

黃 這麼說來，你早就在這兒等了半天了。我們一同坐下來等等，怎麼樣？（信步踱到書

桌前面）就算你陪我，可不可以？（拿起鋼筆）你方才寫字來的。鋼筆尖兒上的墨

水還沒有全乾掉。（尋覓）奇怪！

向 （手放在大衣口袋上面）你找什麼？

黃 我找你寫的那張紙。墨水瓶子還沒有蓋，鋼筆尖兒也沒有乾，單單就是寫的那張紙

不見了。（回身看見字紙籠）也許你扔到這裏頭了。是的，我就常常有這種情形。（走出來）等朋友老等不來，不耐煩了，一看時候不早了，於是寫兩句話留給他，打算走了。不過，人就是這樣子。話寫好了，那口怨氣消了，覺得又有時候等下去了。於是團了寫好的紙條子，決定等下去了。可是——就是有一點說不過去，你怎麼又要穿大衣走呢？

向（不耐煩起來）那是我的事，沒有告訴你的必要。

黃 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我就喜歡說東道西地聊天兒。（坐向書桌旁邊的沙發）椅子還算舒服。你不坐下來嗎，向小姐？

向 不了謝謝你。（走向門口。忽然）你怎麼曉得我姓向？

黃 你不是向慧向小姐？

向 是的。你怎麼知道的？我不記得告訴過你，也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你。

黃 我這人有點兒怪氣，你得承認。

向 不單只怪氣——

黃 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有心說我討厭。其實，我曉得你叫什麼，還有比這簡單的嗎？你跟屋子主人是朋友，我跟屋子主人也是朋友：自然我就知道你了。

向 歐先生沒有你這樣的朋友。我沒有聽他說起過。

黃 我們是今天下午才相識的。

向 歐先生沒有理由把我告訴你的。

黃 （微笑）你就那麼信得過他？

向 是的，絕不會。

黃 可是你在這兒，明明是他告訴我的。

向 （追問）他告訴你我在這兒的？這麼說來，你不是找他，是特意找我來的？

黃 （啞口無言）呵！

向 要是你來看我的話，黃——你姓黃，不對嗎？黃先生，請你把來意說明白，只要我能夠

幫你忙，我一定幫你忙。

黃 自然，你得幫我忙。

向 請說好了。

黃（站起來，趨前。）我方才說從歐先生那兒知道你的，其實一點也不對。讓我告訴你實話罷，前天晚晌，北京飯店舉行化裝跳舞會，你也參加來的，是不是？

向（詫異）是的。難道你也參加來的？

黃（點頭）我也參加來的。你進門的時候，還有兩三位朋友，裏面也有歐先生，你們說笑笑，沒有看見我，其實我那時就在大廳右手一根柱子旁邊坐着。看見你，我覺得面熟，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却又想不起來。等你們把大衣和帽子交給茶房，走開了以後，我就過去問那個茶房，曉不曉得你的姓名。他說你常來這兒跳舞。有五個月了，每逢星期六，你一定帶着一兩個朋友來，不過，停不上一兩個鐘頭，你就走了。人家把你稱做向小姐。

向 這茶房可真不得了簡直跟在堂上招口供一樣，把我的底全抖出來了。

黃 （搖頭）一點也不精明。譬方說，你的來歷他就不清楚。你的名字還是我另外打聽出來的。

向 什麼地方打聽出來的？

黃 這太容易了。（走向門那邊）一個人只要留心一個人，過不了幾天工夫，就會連他身上有幾顆肉痣子都數得清清楚楚的。——（回過身子）對不住，我這句話太粗了。我是說，你不關心我，所以你覺得我曉得你的名姓是樁怪事。其實在我這方面，再自然沒有。譬方說，你走出北京飯店的時候，我不會老遠跟着你跟到你住家的門口嗎？你常常坐的那輛洋車，只要我跟他搭上一兩句閒話，不就多曉得你一點行動嗎？譬方說，記住了你住家的那條胡同跟門牌，第二天早晨等你出去了，我就過去敲門，敲出看門的老頭子，拿我一張片子問他：「這兒可住着一個姓向的？」他當然說：「是的，有姓向的。你找那一個？」我就隨便說一個名字，譬方說，「向淑蘭，有沒有？」

他一定回說：「沒有這個人。」我就假裝納悶的神氣，說：「這可怪了，怎麼會沒有呢？她明明告訴我住在這兒來的。」老頭子看我發愁，一定會問我：「你找的是男人，是女人？」我心想有門路了，趕緊說：「是個女的，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，」自然啦，我就拿你的身臉給他仔細描說一遍。聽完我的形容，不用說，門房老頭子就該叫喚了，「呵！你說了半天原來是說向慧呀！」（停住）怎麼樣？不挺自自然然的嗎？

向（怪有興趣的）聽到我的名字，你又怎麼辦呢？

黃這分兩層看。（倚住書桌旁的沙發扶手）一面是我願意你知道我拜訪你，一個是我願意你知道。（站起）譬方說，願意你知道，我就接下去對那老頭子講：「對了！對了！向淑蘭就是向慧。她在家嗎？」當然你不會在家的。我還不就揚長走了。譬方說，不願意你知道，我就搖搖頭，接着他的話講：「不對！不是一個人向淑蘭就是向淑蘭。我不認識你們小姐，對不起。」（停住）你看，不挺在情在理嗎？

向你這個人可怕得很！（忽然）對不起，我走了。（走向門口）

黃 你不等他了？

向 等誰？

黃 等歐先生。你不是在這兒等着他來嗎？

向 我不等了。他老不來，我還有別的事要做。

黃 可是，向小姐，你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嗎？

向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。你不是認識歐先生嗎？你跟他是朋友，我跟他也不過是朋友，我能夠一個人等，自然你也可以一個人等。

黃 你得原諒我，向小姐。你們是老交情。

向 （擺脫自己）我跟他也不過是汎汎的朋友，跳舞場相識的，有什麼交情！他約我到這兒玩玩。我總不肯來。你曉得，一個女孩子多喜歡玩，也不肯一個人到一個單身的男子那兒去的。

黃 爲什麼你一個人到他這兒來呢？

向 這就是我要說的呀！像我今天跑到他這兒來，也就是一陣子好奇，偶而路過他家門口，心一動，說不上什麼道理。我們女孩子做事向來沒有準頭兒的。其實他真要在家的話，我倒覺得沒有意思，有些窘了。（摸摸那個大衣口袋）對不起，我走了。看見他，你就說我來過了。（走向門口）還有，請你轉告他，說是電話自己壞了，不是我弄壞的。

黃 （微笑）向小姐，你有心想到這上頭，我就是不佩服你也得佩服你。你真要走嗎？

向 真是要走了。（一隻手插在大衣口袋，一隻手伸上來揚揚。）再見，黃先生。

黃 （站着不動）向小姐，不要走，我有一句話問你。

向 （轉回身子）什麼話？快說罷，天快黑了，我得回去了？

黃 你走過來些。這時也就是五點鐘光景，要黑還得一個多鐘頭。

向 我站在這兒，你有話請說罷。

黃 不肯過來坐坐嗎？像兩個老朋友，談談心，不挺好嗎？自然啦，我們是頭回上話，可是，我